

# 浅析新疆肖形印的基本形态和艺术特征

蒋曼萝

**内容提要：**肖形印是中国印章史上既古老又年轻的一种独立艺术形式，方寸之间蕴含了人类的无限智性和文明；其起源可追溯到夏、商时期，两汉时期随篆刻艺术的繁荣而达瑰丽动人的新高度，至宋元时代文人画的兴起又为肖形印注入了新的形态，及至当代肖形印在生活中的运用仍广泛而普遍。近些年随着印学的不断深化，肖形印艺术得到了充分的关注、发展，然而对新疆肖形印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提高。新疆地区陆续出土发现了一批肖形印，按风格推论其时代应属东汉后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肖形印的内容和图案有别于中原地区的肖形印而展示了一定的本土文化特征，同时从某种程度上也呈现出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碰撞交融后绽放出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新疆肖形印 形制特征 艺术特性 有益启示

## 一、肖形印发展及新疆肖形印概述

### （一）肖形印发展简述

《淮南子·地形训》有道“肖形而蕃”，注释“肖”为“像”也，“蕃”为“多”也；《辞海》中“肖”的解释为“类似、相似、如惟妙惟肖”，都在说肖形印的本意，是指示某一类事物或相似于某一类事物的印章形式，故而这个图像性质的刻印又被称为“形肖印”、“图形印”、“图像印”等。肖形印是在篆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以其独特的韵律、节奏、意象和章法布局，给人带来神秘幽奇、诗情画意的体验，引人产生意味无穷的遐想，启迪观者的美感和智性。由于肖形印高度的艺术概括性，含蓄地反映了古代的生产生活和文化艺术面貌，记录着远古曾有的繁荣和发达，因而在我国刻印艺术中独具一格。

肖形印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新旧石器交替时期古代先民对制作陶具的模仿：他们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逐渐发现使陶器坚实耐用的办法是先对陶胚进行敲打再进行烧制，不期然而然，这样完成的陶器表面便残留下拍打的“印记”（图1）。这种无意识的“印记”后被融入巫术符号、图腾族徽等中，这便是肖形印的最初状态——陶拍纹和戳记。这时期的陶拍纹多是几何图案和简单的表信表意图案（图2），反映了先民对自然崇拜的原始的宗教意味。商、周时期，青铜彝器纹饰融入陶拍、陶戳这一初始形式的图案，肖形印的图案形式也开始褪去幼稚之感而凸显符合形式美的、规律而严谨的风格特点（图3）。这一时期出土的龙凤肖形印（图4）是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华夏民族初始图腾中最为精美且具象征意义的肖形印。战国、秦汉时期是肖形印创作的高峰期。



图1 新石器时代陶拍拓片



图2 郑窑二里头出土的陶戳



图3 商代青铜彝器的纹饰

图4 凤鸟纹玺

金戈铁马的战国时代，随着诸侯势力上升纷纷僭越称王，私印、肖形印在这个阶段异常丰富。汉统一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和黄老谶纬之术的流行，先秦玺印由官而私再走向图案化的趋势更加明显，由此战国及两汉的肖形印面貌众多，技艺高超且有深邃的文化寓意。两汉之后，由于废简用纸，书写工具上的改变和思想上人们对自然图腾崇拜的远离，使得肖形印出现了一定的断层而趋于式微。及至宋元时期，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和文人画艺术的觉醒，肖形印再一次得到发展，出现了诸如花押、文字押和图案押等的形式，也被广泛运用到实际生活中<sup>①</sup>。晚清时期，随着哲学思想上提倡“客观研究、追寻知识”的乾嘉学风的盛行，金石学得到了全面复兴，肖形印在金石篆刻的基础上再度受到重视，有了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

## （二）新疆肖形印概述

位于中国西北边陲的新疆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活动遗迹，其石器形制、打刻技术、陶器的色彩花纹等也与内蒙古、宁夏、甘肃很相近。本篇所指的“新疆肖形印”，即指近些年陆续发掘和考古发现出土的一批新疆肖形印，据专家判断多属于东汉后期至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段，质地不一，有煤精石质、铜质、铁质、木质等；图案样式可分为花叶纹印、动物纹印、禽鸟纹印等。虽然新疆肖形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但对新疆肖形印的研究并不普遍<sup>②</sup>。本篇以已确认的出土的新疆肖形印为主要研究依据和对象展开分析，试图在对新疆肖形印材质、图案等形制特征具体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新疆肖形印的风格特征及其艺术特色，由此揭示研究新疆肖形印的价值意义以及对当代肖形印设计制作的借鉴和启示。囿于东汉后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已知肖形印

<sup>①</sup> 元代的图案押、画押等被广泛地运用到作坊、商家的产品上而成一种标识和品牌；据载有的甚至还被钤记在糕点、豆干等食物上。

<sup>②</sup> 对新疆肖形印的研究文章并不多，其中王伯敏先生的《流播西域的汉代肖形印》以及王珍仁、孙慧珍合作的《新疆出土的肖形印介绍》两篇文章相对来说较为全面；尤以后者根据出土整理更为全面。而本篇所提到的“新疆肖形印”，即以这两篇文章中所列举的肖形印作为分析主体和研究对象。

的数量不多（约160枚<sup>①</sup>），且对其分析研究资料的匮乏，本篇在图像分析法的基础上适当运用一些跨学科综合研究和比较的方法来进行分析和研究；本篇对新疆肖形印的风格特征解析和探寻也并非停留在对历史的解读中，而是将得到的启示用之于当代肖形印艺术创作实践中，使古老的肖形印焕发年轻的光彩。

## 二、新疆肖形印出土情况及形制特征

### （一）新疆肖形印的出土情况

新疆不仅有众多的自然资源，也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对新疆肖形印的探讨便是研究新疆地区文化的重要课题之一，这对我们的历史研究与艺术创作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新疆地区出土的肖形印相比中原和其他地区，在历史时段和总体数量上并不多，这就为我们的深入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

王伯敏先生在《流播西域的汉代肖形印》一文中提到：“汉代肖形印在新疆哈密、吐鲁番、库尔勒、库车、拜城、民丰和沙雅等地都有发现，尤以库车一带出土较多。”<sup>②</sup>其中民丰地区汉墓较多，所以汉代的出土文物也相对丰富，其中的肖形印如犬印、羊印、人形印、花形印（图5）等也都具有这个时代和地方的风格特征。沙雅地区出土有弓射印、鸟印（图6），其中的弓射印与安徽出土黄宾虹旧藏的武士印类似。库车地区<sup>③</sup>出土的肖形印种类也较多，有鹿印、犬印、狼印、朱雀印、飞鸟印、走兽印、花叶印（图7）等，其中朱雀印中的朱雀形象是汉人想象中的神鸟。汉代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灵”之说，朱雀作为其中之一代表着南方，具有强大的辟邪作用，尤其在汉代传统宇宙观中十分常见。除了王伯敏先生提到的这些肖形印外，旅顺博物馆<sup>④</sup>也藏有一批新疆肖形印。这批新疆肖形印共计约有120多枚<sup>⑤</sup>，是日本大谷光瑞<sup>⑥</sup>组织“中亚探险队”前后三次历时十二年对我国西北地区进行文化掠夺的一部分。另外，一些专家、学者在对新疆地区文物考察时也发现一部分肖形印，如李遇春在《新疆各地发现的一部分历代印章》<sup>⑦</sup>一文中提到，他收集到的肖形印大致有孔雀鸟形印、孔雀蟾蜍印、牛形印、山羊印、家禽印、佛像印、象印

① 肖形印数字来源于王伯敏先生和王珍仁、孙慧珍文章中所提到的肖形印数量。

② 王伯敏：《流播西域的汉代肖形印》，《新疆艺术》1985年第1期。

③ 按王伯敏先生文章可知，库车为西域的龟兹国，汉通西域后属于西域都护府；汉宣帝时龟兹王迎娶汉解忧公主，故此地亦学汉族制度，施行于辖境。东汉时班超经营西域，汉立龟兹侍子白霜为王；所以这期间中原与西域来往频繁，经济文化都有交流。

④ 王珍仁、孙慧珍：《新疆出土的肖形印介绍》，《文物》1999年第3期。

⑤ 王珍仁、孙慧珍：《新疆出土的肖形印介绍》。

⑥ 大谷光瑞：伯爵，是日本西本愿法主，大谷探险队的经费多是日本信徒施舍的财物，因此该活动近似于私人性质。大谷探险队的三次中亚探险活动，被结集为《西域考古图谱》《新西域记》等书。大谷探险队的人员构成本身不是学者，有的更是对考古学一窍不通，而且他们考察的范围也过于广泛，且所发掘的东西也没有很好地记录，更不是科学发掘所得，很大程度上是以淘宝为目的而进行的，对古迹古物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⑦ 李遇春：《新疆各地发现的一部分历代印章》，《文博》1984年。



图5 犬印、羊印、人形印、花形印



图6 弓射印、鸟印



图7 鹿印、朱雀印、飞鸟印、花叶印



图8 孔雀鸟形印、牛形印、孔雀蟾蜍印

(图8)<sup>①</sup>等。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吐鲁番盆地西岸也发现一批禽兽文印，印面内容有虎、狮子、骆驼、山羊、兔子等形象。随着对新疆地区的考古发现和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应该会有更丰富的内容被发掘被发现，这对于研究新疆肖形印，乃至地区历史、民族史、美术史、工艺史等都是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物。

## (二) 新疆肖形印的形制特征

有关新疆肖形印的形制特征，本篇将主要从材质和图案两大方面去讨论。

### 1. 新疆肖形印的材质

乔治·桑塔耶纳曾提出“材料美是一切高级美的基础”，并解释道：“假如雅典娜的神殿巴特农不是大理石筑成，王冠不是黄金制造，星星没有火光，它们将是平淡无力的东西。在这里，物质美对于感官有更大的吸引力，它刺激我们的同时，它的形式也是崇高的，它提高而且加强了我们的感情。”<sup>②</sup>可见材质对于物质实体的重要性。从出土的新疆肖形印<sup>③</sup>可知，制作肖形印的主要材质有四种：铜质、煤精石质、铁质、木质；其中以铜质和煤精石质较多，木质较其余类型的尺寸稍微大

<sup>①</sup> 据李遇春先生介绍，这枚印中心铸大象，大象背上前后各一名武士，前者身材瘦小做半跪状手执三叉戟面向前方，后者身材高大交脚式坐张弓持箭射向正在扑来的一只斑斓猛虎。场面生动紧张，布局艺术合理。新疆地区气候干燥，不宜大象生活，这枚肖形印似可以推断为五六世纪时，巴基斯坦人经丝绸之路到新疆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时所遗留的珍贵文物。

<sup>②</sup> 乔治·桑塔耶纳：《美感》。

<sup>③</sup> 仍以《新疆出土的肖形印介绍》为主要依据。



些。青铜采冶是从石器加工和烧制陶器生产的实践中逐渐被认识而发展的，铜器的发明无疑是人类技术创新的一个巨大飞跃。商代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有上万件之多，关于铜器的记载也比较丰富，如铜鼎、铜壶、铜镜等，这些青铜彝器在先秦统治阶层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关于铜印的记载却相对较少，可能是铜印普遍使用于士官阶层数量有限所致。春秋后期至两汉时期，新疆地区出土的肖形印中铜印则占了很大比重，这可能与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时代的到来，铜的冶炼技术和使用范围更加广阔，且铜器也不再仅仅作为统治阶层所用的礼器，而是朝向生活使用品的发展开始演进相关，也可能是西域为东西频繁交流往来的特殊地理位置原因，以致我们现在见到很多作为通行凭证的铜质肖形印章。铁器时代是人类发展中另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地球上的天然铁是少见的，铁的冶炼和制造经历了一个很长时期，铁器时代的到来是人们在冶炼青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疆地区在汉代之前便有铁器和铸铁术的迹象（据肖军在《新疆古代铁器制作与使用始略》<sup>①</sup>中推论：新疆地区铁器出现及使用的最早时间是两千四百年前的战国时期；也有学者指出新疆地区铁器的出现时间可能较中原更早，因为“新疆处在世界铁器起源地——西亚与东亚之间，其可能担当的桥梁孔道作用不容忽视”<sup>②</sup>），但新疆铁器与铸铁技术的产生主要由中原传入，战国时期铁器的大量生产和投入使用，也会对印章材质改变有一定影响，也就促进了新疆地区大量铁质肖形印的出现。新疆肖形印中另一种常见的材质是煤精石，顾名思义“煤之精华也”，又称煤玉、黑宝石、雕漆煤等，煤精石质地细腻没有纹路且质轻坚韧，虽黝黑发亮但是光泽极强，其工艺价值极高。清陈目耕《篆刻针度》：“煤精石，色黑而质坚韧，体轻有似乌犀出秦中可作为印。”煤精雕刻历史悠久，早在距今七千年的沈阳新乐遗址<sup>③</sup>，就挖掘出土过“耳塘饰”和圆珠等抚顺煤精雕刻工艺品，这是我国煤雕史上最早的实物。煤精石的产地不广且产量少，因而弥足珍贵，以辽宁抚顺为最佳，另外陕西铜川、山西大同、内蒙古赤峰等地也有发现。而新疆肖形印中有大量煤精石质（图9），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的交通枢纽的地位。此外，新疆肖形印还有木质肖形印的发现，因为木质的不宜保存性，故木质肖形印的发现只属零星并不具有普遍性，但我们仍可以想象木质肖形印在当时可能会大量而广泛地通用。

通观新疆肖形印的几种材质，笔者不禁有个疑问显现在脑中：新疆玉料一直是中国玉文化主要的载体，为何新疆出土的肖形印中不见有玉质肖形印？新疆与内地的联系可以追溯到黄帝与舜时，而这种联系首先就是通过玉进行的<sup>④</sup>，大约先秦时期开始频繁输入中原地区，并影响着中国玉文化系统的建立和发展；战国瑞玉（玉礼器）继续青铜礼器的重要作用且数量大增，作为装饰的玉

① 肖军：《新疆古代铁器制作与使用始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② 宋亦箫：《新疆青铜时代考古研究现状评述》，《西域研究》2009年第1期。

③ 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大街新开河北岸黄土高台之上，1977年首次发掘，属于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址。这是一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的村落遗址，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14测定，新乐遗址距今已有7200多年历史。其出土文物相当丰富，有石器、陶器，还出土了大量炭化谷物、果核等物。出土文物中还有极为珍贵的煤精制品和木雕艺术品。新乐遗址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建新乐遗址博物馆。

④ 在原始社会的历史传说中，就有新疆玉器向东流传中原的记载；《玉海》引南北朝孙柔之《瑞图》说：“黄帝时，西王母乘白鹿献白环之休符，舜时复来献。”具有浪漫色彩的穆天子西游带回的最珍贵的礼物，“玉荣枝斯之英”就是于阗一带“群玉之山”上的精英。



图9 新疆出土的煤精石肖形印，来自《新疆出土的肖形印介绍》

佩及用于丧葬的玉冥器也开始出现；秦代出土的玉器却是寥寥可数<sup>①</sup>；汉代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加之当时西域交通顺畅，采运玉石原料更为便利，这些都为玉器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更重要的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而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理念，以礼器、装饰为主的儒家用玉体系得到了很大的扶持，此阶段装饰玉器占了很大比例，主要有纯装饰意义的和具有一定实用性质的玉佩，另外汉代的玉玺、玉印数量也极为丰富（考古资料显示，汉代玉印相对其他时代其出土数量较多）。如此频繁而广泛地使用，作为主要出产地的新疆在这个时期竟然几乎没有发现玉材质肖形印章？其原因令人深思。

## 2. 新疆肖形印的类型

据已知新疆肖形印的图案，我们可以将其整理归结为四大类型：样式花叶印纹、动物印纹、飞鸟类印纹及其他样式印纹。其中样式花叶印纹和动物印纹出现的频率较高，而样式花叶印纹中又

<sup>①</sup> 笔者私自推测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秦朝是个短命王朝，从秦始皇到秦二世只有短短十五年的时间；二是由于秦朝当时实行严酷的文化政策，玉的繁荣程度反而没有前朝强烈。

以忍冬花、莲花两种图案居多。忍冬是一种蔓生植物，又称金银花、金银藤，其花长瓣垂须黄白相间因名金银花，凌冬不凋故又有忍冬之称。东汉末年开始出现，因其越冬而不败所以被大量运用在佛教上，暗喻人的灵魂不灭轮回永生。忍冬纹在南北朝时期最为流行，此时的忍冬纹较为清瘦和程式化，一般分为三叶片和多叶片；汉代铜镜的编式称卷云纹就是卷草纹的前身，到唐代演化成卷草纹，至此莲花纹和忍冬纹在我国古代装饰题材已经接近尾声。莲花纹饰是中国古代汉族传统纹饰之一，有独立纹样也有四方连续，变化丰富。《尔雅》中有“荷，芙蕖……其实莲”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曾用作纹饰，著名的有如春秋中期青铜盛酒或盛水器莲鹤方壶<sup>①</sup>。佛教传入我国后便以莲花作为佛教标志，代表“净土”，象征“纯洁”，寓意“吉祥”，莲花因此在佛教艺术中成了主要装饰题材，中国传统装饰品中莲花纹饰也出现甚多。新疆发现的这批肖形印中，其中的莲花纹和忍冬纹肖形印多刻成圆形、菱形、心形等，表现花姿的仰俯翻覆之态（图10）或枝叶缠绕之状（图11）。据旅顺博物馆副研究员王珍仁在《新疆出土的肖形印介绍》一文中所提到的：“忍冬纹和莲花纹图案的肖形印质地以煤精石和铜质较多，也有少数的铁质和木质，铁质花叶印的表现手法较为细腻，木质的较为粗放。”除了忍冬纹和莲花纹外，还有海石榴纹（图12）。据考证，蕃莲、海石榴、葡萄等植物都是由中亚引进后率先在新疆地区培育，然后传入中原。

除了比较常见的样式花叶印纹外，还有丰富的动物纹印。在这些动物类肖形印中，流行的有鹿、骆驼、羊、狗、马、熊、猴、兔等，这些动物印纹形神兼备寓意吉祥。鹿的形象出现很早，汉代的鹿印一般为铜质；汉人以鹿为瑞兽，甚至有“鹿者乐也”的说法，后引申其义称“鹿来禄至”，多做吉祥之语。新疆出土的两枚鹿印（图13）皆圆形面向右（东），且都是前左脚往上提做运动状。两枚肖形印章整体造型洗练饱满，形象刻画生动传神。汉字“羊”与“祥”通，羊印亦取其吉祥之意，我们看到的这几枚肖形印（图14）所表现的羊，或动或静，惟妙惟肖。骆驼肖形印在中原地区相当少见，而据相关资料的介绍，目前在新疆地区发现有骆驼的岩画遗址50多处<sup>②</sup>，说明骆驼形象在新疆地区艺术表现中占有较大比重。我们能看到的新疆骆驼肖形印（图15）表现有单峰驼和双峰驼，刻画自然且富于变化。此外，狗、马、熊、兔等形象也出现在肖形印章中。新疆出土的动物肖形印中还有凭想象创造出来的神兽天禄、辟邪。汉人常用石雕其为像置于墓前，但在肖形印中出现天禄、辟邪的形象并不常见。新疆出土的这两枚肖形印（图16，右边一枚表现神兽头部）形象突出，展现了神兽威武凛冽凶猛无比的形象。飞鸟类的肖形印发现相对较少（图17），左边是一对飞鸟相对而视的情景，右边一枚肖形印似飞鸟但有待确认。还有一部分肖形印因年代久远漫漶不清难以辨认，其意义也尚待进一步考证。

中原地区的肖形印，战国时期仍以上古神话、图腾为主题类型，这些肖形印形象狞厉凶残，具

① 其壶盖被铸造成莲花瓣的形状，一圈肥硕的双层花瓣向四周张开，花瓣上布满镂空的小孔，莲瓣的中央有一个可以活动的小盖，上面有一只仙鹤站在花瓣中央，仙鹤似乎在昂首振翅，正在翘首望着远方，造型灵动。此壶的主体部分为西周后期以来流行的方壶造型，有盖、双耳、圈足，重心在下腹部，遍纹于器身上下的各种附加装饰，不仅造成异常瑰丽的装饰效果，而且反映了春秋时期青铜艺术审美观念的重要变化。

② 戴良佐：《新疆印花中的骆驼形象》，《新疆文物》1994年第1期。



图10

图11

图12



图13

图14



图15

图16

图17

有一定的威慑力和强烈的征服自然、征服异己的功能，比如帝俊<sup>①</sup>、禹疆<sup>②</sup>、蚩尤<sup>③</sup>、雨师妾<sup>④</sup>、乌（太阳鸟）、蟾蜍捣药等。汉代以后思想上的黄老观念、五行之术和儒家学说的交合，产生了“天人感应”、“天不变，人亦不变”的宣扬，皇帝是政权和神权的最高意志象征的宗教化了的哲学思想体系。在这种背景下，战国时期以上古神话、图腾为内容的肖形印也有一定变化，如“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吉祥物类肖形印开始盛行，有的还与文字交合，形式多样。两汉中原地区的肖形印品类繁多，除了“四灵”外，还有杂兽类、杂禽类（飞鸟）、游艺类（人物）、民间故事类（神话传说等）及建筑类等，这些肖形印退却了神秘恐怖而变得栩栩如生生活活泼生动，印风也逐渐由狞厉凝重之美走向轻松自由、活泼灵动，章法布局亦简约洗练，肖形印的神话主题逐渐被观赏性而取代。跟中原地区相比不难发现，新疆肖形印虽然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比较丰富，但在种类上略为单一，且整体风格相对来说不及中原地区成熟。

### 三、新疆肖形印的艺术特性

印章在我国历史悠久，人们对它首先发生的概念就是作为一种记号证明的标志，即使现在仍使用普遍，至于它自身特点及美术性质却往往被忽略；肖形印作为一种以图案为主要内容的印记，其

① 为我国上古东方之神，鸟头人身形象，形象可恐；其妻为日神羲和、月神常羲。

② 《山海经·大荒北经》曰：“有神衔蛇操蛇，其状虎首人身，四蹠长肘，名曰疆。”《海外北经》曰：“北方禺疆，人面鸟身，珥两蛇，践两青蛇。”从文字表述上看疆、禺疆应为一神，即禺疆。

③ 兽身人头，一手执矛一手执剑，头上、双脚还各执一不知名的兵器，狞厉凶猛达到极致，为上古神话中的兵器之神。蚩尤在中原大地有很大影响，为战神和吉祥神。

④ 《山海经·海外东经》曰：“雨师妾在北，其人黑，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



本质和意义更为象征、隐蔽。处在河西走廊西端、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商道的新疆地区的肖形印，应有更多的殊异和独特。

### （一）新疆肖形印的风格特征

“任何一种艺术的存在都必然穿越不同的时空编织成一张属于自己的风格之网；它既带有历时的传承性，也带有共时的普遍特征；它既是一个象征符号系统，又隶属于特定的文化体系。”<sup>①</sup>新疆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历史孕育了新疆特有的风俗习惯、思想观念，新疆肖形印以其独特的风格特征呈现了该地的历史积淀和审美标准。笔者主要从其内容表现、艺术语言、审美感受三个方面加以论证。

#### 1. 内容表现

新疆肖形印的内容多以现实生活中的自然物象为主要对象，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这里所指的地域性具体为两种含义：一是新疆地区；二是多个地理位置关系。前者来说，新疆地处内陆有广阔的草原，动物以羊、狗、骆驼、马等居多。在已知出土的新疆肖形印中，这些动物形象在肖形印中占主体（新疆肖形印中羊的形象尤其丰富，这一方面因羊与“祥”通，寓意美好期望的“瑞兽”特点相关，也是因为羊在新疆地区居民生活中确实发挥重要作用）。与这些动物肖形印为多数的情况相比，我们几乎没有发现蛇、鱼这类水生类物种形象在肖形印中出现，虽然作为游牧民族经常逐水草而迁徙，但与内地相较水源相对较少，因此肖形印多反映跟生活息息相关的主题；另一明显表现是肖形印中的骆驼形象，这在全国其他地区肖形印中几乎没有出现过。骆驼从分布区域广度看新疆最广，几乎全区各县市都有一定数量，它可用作骑乘、驮运、拉车、犁地等，因而对于常年干燥的新疆地区生活有重大意义。后者来说，新疆出土的肖形印中也有一定数量的狮子、孔雀形象出现。亚洲狮主要分布在地中海沿岸和印度地区，早期也叫作“西域狮”、“波斯狮”。狮子最早是东汉时期由西域各国进贡而来的，汉书中有记载西域进贡的“师子”，但老百姓是很少有见到的，不过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狮子在佛教中作为勇气正义之化身，文殊菩萨的坐骑即为狮子，狮子的形象开始为人广知。随着佛教思想的深入和狮子形象的流行，肖形印中也多有狮子的形象。孔雀产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马来西亚、越南和我国云南等地。它体型较大，头部冠羽聚成撮，雄孔雀全身羽毛大部分为绿色，并杂有黑褐色和金黄色的斑纹，通称为绿孔雀；蓝孔雀又名印度孔雀，产于印度、斯里兰卡一带，头顶冠羽经常展开为扇状，雄鸟颈羽为宝蓝色，富有金属光泽，通称蓝孔雀。孔雀生活在茂密的树林山区，常到水源附近草丛中活动，警觉性很高，人类不容易接近，尾长而双翼不发达，故而飞翔能力不强，以野果、草籽、植物嫩芽、谷物和昆虫小动物等为食物。在新疆地区出现狮子、孔雀的形象，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新疆地区在古代社会中沟通中西的重要战略地位。这些新疆肖形印除了它的美术价值外，也为研究新疆地域文化的发展历史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 2. 艺术语言

西方艺术理论把浪漫主义解释为：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

<sup>①</sup> 蔡光洁：《康藏居民装饰图形式风格的共性特征》，《民族艺术研究》2009年。

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新疆肖形印艺术语言的浪漫性体现在形式语言的多样化上。新疆肖形印我们能看到的有圆形、方形、三角形、椭圆形、半圆形、同心圆形、心形、菱形、边框线状形、边框点状形，以及马蹄形、五角形、不规则形等。同样在这个时期，中原地区肖形印的形状多呈方形、圆形或者长方形。与中原肖形印的形式相比，新疆地区肖形印形状表现得更为自由率性、质朴率真（钮饰多穿钮、鼻钮、桥形钮、提梁钮，跟中原地区肖形印较为类似），跟新疆少数民族同胞性格豪爽、能歌善舞的热情性格有形似性，有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艺术语言浪漫性也在于表现手法写实与写意的结合。王伯敏先生曾说：“在方寸之间表现复杂多样的形象，如果没有概括、提炼的能力是不行的。”<sup>①</sup>新疆肖形印的动植物形象多是在自然形态的基础上融入人的情感，然后以一种抽象、写意的形态表现出来，是在充分提炼后抽象出其本质特征。生动传神震撼人心的肖形印也充分展示了新疆地区艺术概括抽象能力和奔放浪漫的情怀。

### 3. 审美感受

新疆肖形印在形制和内容上丰富多样，但印面大都构图饱满，这在花叶印中尤为明显（图18）。这几枚印章构图对称均匀且布满印面，显得饱满而浓郁、大气又热烈。动物印章中同样能看到这种特点（图19），左图中的兔子做飞奔之态，整个身体几乎呈一条直线，双耳向后，生动地反映了其速度之快，构思巧妙且构图稳定均衡，周围有一圈点形虚线，将内部紧张、充实的动态包围在内，整个画面充满了虚实强弱的对比且主题明确，极具视觉张力；右图为两只相视而立的禽鸟，造型夸张变形，主观表现性强，周围花絮缤纷，使构图简练而不简单，富有感染力。



图18



图19

## （二）新疆肖形印的功能推勘

### 1. 印章的功能

印章“在经济文化、政治文化、军事文化、礼仪风俗文化、邮传文化等领域里的种种功能特质，是‘示信’这个功能核心向各个方位或直接间接的辐射的结果，它们构成了功能核心的近距离外围”<sup>②</sup>。“印，执政所持信也。”（许慎《说文》）“玺者，印也；印者，信也。”（蔡邕《独断》）印章的标记功能应该是其最初的功能。这种标记功能在印陶上最明显的就是“物勒工名”<sup>③</sup>的形式，之后随着应用范围逐渐扩展，从印陶、青铜器的印模、印瓦、印砖，进而扩展到社会生活

① 王伯敏：《古肖形印臆释》，上海书画出版社1983年版。

② 金开诚、王岳明：《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③ 所谓“物勒工名”是一种春秋时期开始出现的制度，指器物制造者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以方便管理者检验产品的质量。

的其他领域，如商业的凭信、政治的权利、审美的需要等等；而印章的内容、形制、技术等也越来越丰富、细致、多样、精巧。肖形印作为一种私印，一般见于战国以至两汉具有相当身份的贵族墓葬，是一种征信、取信的私人信器，这是其基本性质。其次是权力的证明，在古代政教合一的历史发展阶段宗教起着重要的作用，各朝代的天子又几乎都兼任着宗教领袖这一职务，“天人合一”、“皇权神授”等思想其实就是这种现象的延续，在帝王传位这种神性和权力交接的仪式中，印章往往成了其所借助的物质载体，物化了继承者皇权和神权集于一身的正当性。再次，以印文或者肖形图像呈现的印章本身就是“信息载体”的一种传递形式，在管理、生产、经商、战争等，最新信息的获得和流通中，印章起到了重要的传递信息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它还具有保密和信息的功能<sup>①</sup>。印章的主要功能大概如此。肖形印作为印章形式的一种，尤其是新疆肖形印，它的功能意义又该是何种情况呢？

## 2. 新疆肖形印的功能推测

新疆肖形印是经过漫长岁月积淀，凝聚了时代特征和精神文化的符号，既印证历史的变迁又焕发出多样的姿态。对新疆肖形印功能的审视和研究，希望能进一步挖掘它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及所反映的社会制度，乃至这个时期的时代精神及审美意识等。新疆肖形印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和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方面都有着深层次的渗透和对话，具有物质性和精神性，有使用价值也有审美价值。元浩在《汉代印章研究》<sup>②</sup>中提到印章的功能时认为“印章功能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文面、印体、精神象征”，具体为标记物、权力证明、信息载体、保密和信用。而我们也将以这几个方面为参照，对比探讨新疆肖形印的功能特征。

首先是图腾族徽的标志。众所周知，图腾是原始社会每个氏族公社的氏族标志，他们认为自己与这种图腾有血缘关系。海通在《图腾崇拜》一书中有贴切的定义：“图腾崇拜是初生氏族的宗教，它表现在相信氏族起源于一个神幻的祖先——半人半兽、半人半植物或无生物，或具有化身能力的人、动物或植物。氏族图腾以动物、植物或无生物命名，相信图腾能够化身为氏族成员或者相反。氏族成员以各种形式表示对图腾的崇敬，对图腾动物或者植物等实行部分或者完全的禁忌。”新疆地区的肖形印很可能和图腾有一定联系。同一时期的中原地区肖形印有直接反映统治阶级生活、军事战争、人民生活等内容，而新疆多为植物动物。我们或者可以推断，因为新疆地区的思想文化发展程度跟中原地区相比有一定差距，所以肖形印中图腾族徽意味仍较为浓重。其次是封泥信证的功用。战国至秦汉时期，公文和私信大多是写在简牍或尺牍上。为了信息的安全性，在传递的过程中，用绳子将简牍捆扎，并在绳结的地方封泥并加盖方形、圆形或者不规则印章。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使他们对动物格外重视，因而肖形印中动物形象居多且品种丰富（可能也是因为文化的因素，封泥信证的这一作用，对于古代新疆地域人们来说，用动物或者植物的形象更加容易辨识确认）。再者，新疆肖形印可能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期望，用以“趋吉避凶”。这一思想有深厚的渊源。商代的占卜风俗中包含着强烈的吉凶好坏观念，至周代《周易》中已有体系性的吉凶观念，秦汉时又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升仙长生思想和“谶纬神学”的影响，这一观念经过不断的融

<sup>①</sup> 印章上的印文是其所有者的姓名或名称，与留在纸张上和封泥上的印纹具有同一性，故具有信用证明的功能；保密的功能则主要是借助封泥，用封泥把信封好，再上封泥盖章，表明这封信没有被拆开过。

<sup>②</sup> 元浩：《汉代印章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合升华而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历史之久都是无可比拟的。“有些（肖形印）象征着吉祥、美的品德的各种图画，不一定代表本人而代表着某种理想，和吉语箴言印差不多，当是图腾的间接引深。”<sup>①</sup>新疆地区以游牧而居，其面对的生存挑战更为巨大，因而对于“趋吉”的渴望会更加浓重和迫切，是个体生命祈求生活富足和平安幸福的巨大慰藉。著名艺术史家巫鸿先生认为：“祥瑞既不是少数几个皇帝幻想的结果，也不仅仅是统治者试图操纵公共舆论的一种政治权术；汉代人对于祥瑞的信仰可以说是既强烈又普遍。”<sup>②</sup>尤其到了汉代，祥瑞形象装饰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远离中原的新疆地区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其肖形印也拓宽了艺术表现的范围，引导他们将注意力放在广阔的自然之上。新疆肖形印功能的解读是新疆地区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随着考古和相关资料的发现，希望对新疆肖形印功能探讨有更深刻更新颖的观点。

#### 四、当代肖形印现状简述及新疆肖形印的有益启示

众所周知，篆刻艺术的发展是建立在对传统继承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印章历史悠久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同领域的艺术家也能从印章上汲取营养获得灵感。而新疆肖形印作为印章史上相对小众且不被广知的一个种类，受关注的程度并不如其他地区、形式的印章深刻。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近些年通过专家学者的努力，肖形印的艺术魅力和美学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新疆肖形印对当代UI图标设计、平面设计、卡通动漫设计、新媒体设计等的应用研究都具有极大的借鉴、启示作用，而本段则在简述当代肖形印现状后单独展开新疆肖形印对现代肖形印设计的有益启示。

当今是一个日新月异科技进步文化多元的时代，传统文化在面临严峻挑战的同时又有巨大机遇；通过来楚生、矫毅、张耕源等老一代艺术家不断的探索，肖形印也焕发了前所未有的光彩。这些老艺术家们凭借雄厚的绘画功底，大胆地将画像石、画像砖、瓦当等的诸多元素运用到肖形印创作之中，在题材和艺术语言方面极大地扩展了肖形印的表现空间，创作出了既具高古气息又兼时代特色和个人风貌的肖形印作品，为当代肖形印创作打下了繁荣的基础。此外，《古肖形印臆释》<sup>③</sup>、《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sup>④</sup>、《古图形玺印汇》及续集<sup>⑤</sup>、《中国历代篆刻精华·肖形印》<sup>⑥</sup>等大批肖形印专著的陆续出版，肖形印专题展览和国内外学术研讨会的举办<sup>⑦</sup>，新闻媒体包括纸媒的宣传推广等，引发了创作者的激情和热忱，不同形式的交流使肖形印的创作突破瓶颈从而有了新的形式，使肖形印这一昔日文房的把玩之物跳出原有的狭窄圈子走向公众社会。尤其近些年来，在肖形印创作方面涌现了一批中青年名家，他们转移多思开展了有益的探索，其作品富于时代

① 温廷宽：《印章的起源和肖形印》，《文物》1958年。

② 巫鸿：《礼仪中的美术》，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0页。

③ 王伯敏：《古肖形印臆释》。

④ 叶其峰主编《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

⑤ 康殷：《古图形玺印汇》，河北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及1991年版。

⑥ 李阳洪编《中国历代篆刻精华·肖形印》，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

⑦ 1992年和1996年，《篆刻》杂志社两次举办国际肖形印专题展，参展作品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每次展览的入展作品近两百件，题材有人物故事、肖像、佛像、十二生肖、鸟兽畜禽、花木鳞潜等，风格多种多样精彩纷呈。



新貌，不仅有内在的人文精神更有肖形印的核心价值，他们的形式多变风格多样，形成了创作的新思路与全新视界，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丰富多彩的新疆肖形印，具有写实写意的意趣因而形神兼备，极尽概括之能事，在印形、布局、章法、图像风格等方面，虚实得当、古雅浑朴、美妙生动，它不仅具有印章独特的金石韵味，还充满了书画的线条美和形象美，虽微小但意味隽永。新疆肖形印蕴含着大量的现代艺术基因，只有深入地积累、研究、顿悟，才能形成具有特色的肖形印创作观念，创作出具有现代意识与视觉冲击力的肖形印作品。新疆肖形印作为历史过程的文化形态，是一个动态积淀的过程，无论是思想观念、社会功用还是形式技巧，在中国印章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怀特曾说：“我们可以把文化系统分为三个层次：底层是技术的层次，上层是哲学的层次，社会学的层次居中。”<sup>①</sup>对于新疆肖形印的现代启示，我们也可以仿照这三个纬度去探讨。首先在思想层次上，要有兼容并蓄的格局和态度，以开放自由、包容自信的态度吸收、借鉴其他艺术形式的优秀，广泛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类别的优秀成果，加强行业从业者和其他学科专家学者的沟通交流；在新疆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文化遗物中的彩陶和仰韶文化遗存有关，史前时期新疆与中亚西亚及欧洲地区也有文化联系，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希腊文化与中原文化相聚在一起等，这些频深入的交流促使新疆肖形印在题材内容、表现方法上丰富与多样，正如陆游所说：“汝果要学诗，功夫在诗外。”其次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当代肖形印创作应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时代的精神面貌，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我们知道早期的肖形印除了封泥示信外还有一定的象征意义。黑格尔在论古代艺术时也说：“象征一般是直接呈现于感性观照的一种现成的外事物。”这种象征意味使得肖形印图形寓意深刻趣味无穷。在当代社会思想分化文化多元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中，肖形印内容和形式上的创作，应在借鉴传统肖形印艺术的同时，古为今用古今结合，对肖形印做进一步的开发与利用，创作出保留传统文化底蕴同时更具现代生活面貌和精神气质的作品。再次从技术的层次上讲，新疆肖形印的图案生动形象夸张简洁、构思巧妙装饰性强，整个画面统一和谐、精确突出，给人以充分的美感，这与新疆肖形印独特的构图、刀法、章法、刻画工具及方法有密切关系，当代肖形印的创作也可以从这些最直接的层面上获得启示和灵感。

## 五、结 语

对新疆肖形印的探究是对东汉后期至魏晋时期这一阶段肖形印地区性发展的补充完善，也是研究新疆地区历史宗教、民俗艺术，甚至中原与周边民族关系等的直观资料；同时肖形印也是我国篆刻艺术的载体和宝藏，对新疆肖形印的研究亦有助于在当今这个求新创变的时代背景里为当代肖形印设计制作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发。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审美意识的不断演进，认真思考、研究新疆肖形印在新背景、新形势下的艺术价值和审美取向及新的可能性上十分必要，且具有积极深远的现实意义。本篇旨在通过对新疆出土的肖形印梳理，整理总结新疆肖形印的历史发展及其材质、类型，进而从表现内容、艺术语言和审美感受三个方面去探讨新疆肖形印的风格特征，并尝试

<sup>①</sup> 怀特：《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

结合文化历史的因素分析新疆肖形印的作用功能。但本篇中也有几个问题有待进一步深究，首先关于肖形印成因并没有单独成段加以说明；其次从纵横角度来说，对新疆地区肖形印其后发展、与其他少数民族肖形印异同对比、对之后全国范围内肖形印发展的影响等没有给予过多的阐述；再者是新疆肖形印和其他艺术形式互相借鉴影响的关系没有明确指出。希望这些问题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其后新疆肖形印研究提供一些研究方向和角度。目前的考古资料尚未发现新疆肖形印在使用中留下的直接痕迹，这对讨论新疆肖形印的功能、风格、特征都有一定困难，且目前关于新疆肖形印的研究相对不是很多。本篇所做的研究中有未及之处，恳望方家给予批评、指正与补充。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艺术教育与管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 参考文献

1. 黄惇、李昌集、庄熙祖编《书法篆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 张郁明编《肖形印》，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
3. 李阳洪编《中国历代篆刻精华·肖形印》，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
4. 王伯敏：《古肖形印臆释》，上海书画出版社1983年版。
5. 温廷宽：《中国肖形印大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6. 今开诚、王岳明：《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7. 金钟淳：《中国印章的特征和艺术性》，中国美术学院博士论文2009年。
8. 亓浩：《汉代印章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9. 吴全：《试论肖形印的性质、功用及其发展演变》，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10. 卢雨：《西泠印社与中国印文化的近代转型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11. 张乃燾：《新疆出土汉文印信的文化生态考察》，《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12. 周玲：《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1期。
13. 王珍仁、孙慧珍：《新疆出土的肖形印介绍》，《文物》1999年第3期。
14. 王伯敏：《流播西域的汉代肖形印》，《新疆艺术》1985年第1期。
15. 李遇春：《新疆各地发现的一部分历代印章》，《文博》1984年第2期。
16. 梶山胜、徐朝龙：《魏晋时期蛮夷印章的使用方法——以西南夷印章为主进行考察》，《南方民族考古》1999年。